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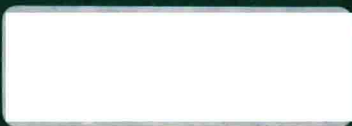
清代学术笔记从刊

徐德明 吴平 主编

學苑出版社

33

援鶚堂筆記三



徐德明
吴平 主编

學苑出版社

清代学术笔记丛刊
33

沈赤然
撰

寒
夜
丛
谈

三卷

《寒夜丛谈》三卷，为其家居，冬月夜坐，教子，论说持身习事之理，萃而录之。卷一谈理，皆录前哲之寓言。卷二谈礼，则引经据典，就世俗丧葬婚嫁诸礼之不合于古者论说之，颇多持平之寄慨之言。如曰妇人及五十无车者，皆不越疆弔人，今时皆然，非守礼也。又父子不同席，今时饮食必令同案为慈。又父母在不称老，世乃有三十、四十而张筵宴客者矣。又居山不以鱼鳖为礼，居泽不以鹿豕为礼，今之费者大率反是。卷三谈琐，就闻见所及论说之。如暴殄食物，妄信浮屠，忤颂罪福，服饰靡费，宴会侈奢，赌博游戏等，嘉庆间奢于乾隆，至道光中叶而天下华侈极矣，皆老成深虑之见。他如记乾隆免漕、嘉庆驳捐各条，皆为有识之见。

有嘉庆十四年刊本，光緒中《新阳赵氏丛刊》本，《又满楼丛书》本。
此次影印用嘉庆十四年刊本。

寒夜譚

自敘

寒夜寂寥一壺獨酌唯兒頰侍側將與之談米鹽靡密歎
則恐亂其心與之談經史子集歎又恐速其睡因舉前哲
之美言寓言有關於持身接物者談之邇來吾鄉喪壻婚
嫁諸禮之不合於古者談之及近時見聞而有可論說者
談之凡兩月得若干條遂分爲三卷名之曰寒夜叢談是
豈足爲外人道哉亦聊令兒輩讀書之餘時一披覽差賢
於談天說虎而已嘉慶戊辰臘日梅邨手識

仁和 沈赤然 梅村

談理

天下事千變萬化不察於古而師心自用不可也徒泥於古而刻舟求劍亦不可也故曰千鈞之重加銖而移又曰病萬變藥亦萬變

矢稜厲之行者必不能有所含容具脂韋之骨者必不能有所樹立故曰太剛則折太柔則廢

奸佞事君者必不喜人之忠貪婪聚斂者必不喜人之廉吝嗇起家者必不喜人之慷慨慘酷立威者必不喜人之慈祥何也憎其與己異也故曰熊羆直眼惡人橫目

寒夜談卷一

數米而炊量薪而爨必非百口之家暖暖姝姝奉一先生言必非鴻通之士故曰牛蹄之涔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

行必正履坐必正席而使之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則不能矣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而使之為國家任大怨以定亂處嫌疑而不辭則不能矣故曰小謹者不大立挾小說以干王侯急於自見也故高尚以欺人中無所有也故曰釣名之人無賢士焉

明主有惠政而無賢臣奉行宣布之則恩不下逮修士有實行而無良朋廣為延譽之則名不遠聞故曰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

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吳王好劒客百姓多瘡癥故曰民之於上也若蠶之於塗抑之以方則方抑之於圓則圓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故曰斧小不勝柯者亡一國三公其誰適從故曰百人興瓢而趨不如一人持而疾走遊聖人之門則所短皆見矣入西子之室則所醜畢形矣故曰醫門多疾

說嬖臣以辭寵規權要以去位諷貪人以沈珠捐金其誰聽之故曰母貽盲者鏡母貽瞖者履母貽越人章甫出千金之璧而人莫敢嘗之者無瑕也御嫫母於市而人無不笑之者貌惡也故曰衆之所譽政之所是也衆之所毀政之所非也

寒夜談卷一

二

有仁言而無仁政言亦何為有治法而無治人法亦安用故曰畫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悅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忠臣可殺也斷不能強其順我之欲烈婦可死也斷不能強其受我之污故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奪堅丹可磨也而不可奪赤

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故曰善罪身者民不能罪也不能罪身者民罪之

仁人之言藹如皞人之言率爾辨士之言傾危讒人之言浸潤故曰烏之啞啞鵲之嘖嘖豈為寒暑燥溼變其聲哉列疏數別苗莠早則灌潦則洩樹藝者無不然至閑乃邪除乃惡滋乃德熟乃仁非聖人不能也故曰人知糞其田

莫知冀其心

聖人御天下若網之在綱使荷筆而逐羊羣必東西四出矣文士操不律落紙如雲烟使執鍼而製一袴必終歲不成矣故曰知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

雷霆震驚吳不聞於越宣昭義問無翼而自飛故曰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

以三皇之治而施之三代勢不可也以三代之治而施之秦漢以降時不可也故曰搏國不在敦古又曰禮義法度者不矜於同而矜於治

治人必先治己上好奢而教民儉上好遊而教民勤上好神仙而禁民淫祀雖殺戮不足以服其心也故曰禁勝於

身則令行於民

東漢書卷一

三

飢寒至而始謀積聚盜賊至而始築牆垣疾病至而始講養生子孫犯法而始嚴教訓已無及矣故曰凍者假衣於春喝者反冬乎冷風

至亂之世而鳳凰麒麟屢見姑驕之以奪其鑒也積惡之家而求名營利遂心姑滿之以速其亡也故曰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

國家將亡而士大夫大營囊橐適足以爲寇盜之資江河將決而耕者方廣藝稻梁適足以供魚鼈之食故曰竈突炎上棟宇將焚燕雀顏不變不知禍之及已也

耀戈甲以誘敵敵必不至張弧矢以誘盜盜必不來故曰

以狸致鼠以冰致蠅雖工不能

賈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曰樹之能勝霜雪者不聽於天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故曰士之能自治者不從聖人將失一令而軍破身死主失一言而國殘名辱故曰謬誤出於口則亂及萬里之外

明鏡當前則妍媸立辨暗室被服則青紅不分故曰忠於治世易忠於濁世難

信虛名以官人事權既屬則本相全露矣無大力以去凶挺而走險則傷人必多矣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惡必計其所窮

商賈之材而使之治國不至於孔僅桑宏羊不止也慘酷

東漢書卷一

四

之人而使之明刑不至於周興來俊臣不止也故曰以百里之手調千里之足必有權衡折軛之虞

赦者國家之曠恩然不宜多多則人皆有希冀之心而謹愿者亦時罹於法尤不可濫濫則人各存倖免之意而凶惡者益相率爲非是生之適所以死之也故曰赦者奔馬之委轡無赦者座疋之礦石也

讎宜解不宜結固也然小者可解大者雖解猶不解也故曰和大怨必有餘怨

施與美事也不得其當雖多亦忘言語細故也發人之陰雖戲必恨故曰與不期多少其於當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

入而仕宦貴矣然州縣屈於監司監司屈於督撫督撫屈於權要豈得謂之貴乎家而厚藏富矣然萬金之家必仰資乎十萬十萬之家必仰資乎百萬豈得謂之富乎若一介布衣讀書樂道不求科名不事干謁不與人爭鬪評訟雖有薰天權勢亦何從而加之數口之家自食其力不通乞假不求周卹不爲誑騙恐嚇雖見銅山金穴亦何需而慕之故曰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於人謂之富

不能汨者強之入水必不從不能騎者強之乘馬必不敢蓋人知不如自知之明也乃目不識戰陣而使之將士卒則欣然任之安得不軍破身死乎才不勝一邑而使之居台衡則肆然受之安得不折足覆餗乎故曰欲愛吾身先

知吾情

寒夜錄卷一

五

賦詩飲酒雅事也而以之謀廟堂處劇職舞稍擊劒壯事也而以之雜講席入賓筵珠翠翹燕支粉黛靚粧也而以之飾村姬老嫗錦衾羅帳香囊流蘇豔具也而以之施厨下濁中人豈有不非之笑之者乎故曰齷齪在頰則好在頰則醜

行陰賊貪詐之事而鄉里親族不聞規以一言者不以人遇之也陳珠玉錦繡於市而往來行人不復別其美惡者以無需乎此也故曰刺我行欲與我交嘗我貨者欲與我市

相識滿天下而曾無一心腹之友雖多何爲契合僅數人

而皆足爲緩急之依雖少亦足故曰寡交多親謂之知人名之所在於勝已者必多方譏彈以掩其長則勝已者切齒矣於不若己者必逢人摘抉以揚其短則不若己者痛心矣故曰爭名者必多怨惠之所施望我者多而不能遍及則必借他事以橫逆加施者倦矣而受者未厭則必忘前德而怨詈作故曰好與者必多辱

得意之途可偶歷而不可常往行險之事可暫試而不可再爲故曰好船者必溺好戰者必亡

日中則昃月盈則虧自然之理也家計豐足須常有幾分小失利事若件件稱心卽衰之漸也門戶貴盛須常有幾分小挫折處若件件快意卽禍之始也故曰滿盛之家不

可以嫁子

寒夜錄卷一

六

天下事有利必有害人徒見利不見害也而豈知害卽生於利中有福必有禍人徒見福不見禍也而豈知禍卽伏於福內故曰不求利者爲無害不求福者爲無禍

口腹之人在富者必不能周卹親朋蓋以爲濟彼千錢不若增我一味其貧者必不能養贍父母妻子蓋以爲吾且不飽焉能顧及諸人故曰厚於味者薄於行又曰養身者

亡家

人處大事必慎重處小事則忽略待尊貴必小心待常人則藐玩以其無所關係無足重輕故也而不知異日之爲我患爲我累者卽在此無所關係之事無足重輕之人可

不畏哉故曰人之情不歷於山而歷於垣

小忠易知也大忠不易知小利易見也大利不易見惟其易知則小忠之人日親而老成端碩反以為難信矣惟其易見則小利之事必為而遠猷久計轉以為迂疎矣故曰

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固已然何如動出萬全使之不危不敗故曰死人之事者不能續人之壽

矜才傲物之人不有奇禍必有奇窮驕淫恣縱之家不及身凍餓即子孫流離故曰釜鼓滿人概之人滿天概之莫逆親愛之人偶因細故而徵色發聲前好盡棄矣要結

寒夜雜談卷一

七

不渝之事偶因自便而暗中取巧指誓皆虛矣故曰小怒傷義小利傷信

行事本大公即偶有所偏人多諒之過失出無意即初若難堪繼亦忘之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又曰雖有忤心者不怨飄瓦

人有機密不敢告人之事蓄忿不敢發洩之言雖餽之不出也至杯觴懽適不覺白露其情酩酊無知遂乃肆其狂暴過後悔之亦無及矣故曰酒入者舌出

貧家兄弟多和睦無可競也富家兄弟多參商各營私也故曰飢馬在廐寂然無聲投藹其傍爭心乃生

見隣家猫犬輒撫之狎之便有一種依依膝前情態然入

吾門而殘腥剩肉一無所得雖呼之不至也見之非呵叱即鞭逐荷豚羶狼藉恣其飽嚼即驅之亦不去故曰徒愛而不利則眾親而不至徒利而不愛則眾至而不親

至貧至賤之人能好義行善未有不康強逢吉者大富大貴之輩苟怨尤山積未有不殃咎隨之者故曰福不擇家禍不索人

居家馭下固不可漫無檢校然一味苛察絲毫都不放過往往因小而失大故曰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恩仇報復人人皆然有施輕而報重者有施重而報輕者其為報復則一也苟未嘗施恩於人而責其待我薄未嘗無怨於人而望其不為我患皆見人不見己者也故曰樹

寒夜雜談卷一

八

黍者不獲稷樹怨者不獲德

醉醺飽鮮人之所樂也而不知其能腐腸藥石鍼灸人之所苦也而不知其能去疾故曰惠者民之仇讐法者民之父母

待人事事實寬假偶一事不遂其欲即退有怨言矣喜人事事承順偶一事觸忤我心即頓生嫌厭矣故曰德者怨之本愛者憎之始

是非黑白本有定論一至威尊所加非亦可為是白亦可為黑矣豈不知非必不可為是白必不可為黑哉而無如其不容辨不敢辨也故曰萬賤之直不能撓一貴之曲雞狗牛馬不可以譙詬遇之譙詬遇之則亦譙詬報人而

況於儕類乎故曰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

貧而受人憐者雖推食解衣交而已賤而為人狎者雖
永朝永夕俳優而已故曰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
賤吾

遺盜跖以典墳餉企足以俎豆必吐而棄之悅嬰兒以土
鼓賜禿婦以翠翹則笑而受之故曰知其無所用食者能
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

遇珠玉金銀於前而使之殺人以取雖怯者亦勇阻之不
聽也置鴆酒毒味於前而使之舉器以嘗雖勇者亦怯迫
之不從也故曰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

大醉之人不聞以刀自刳奇淫之人不聞與虎為偶其愛

寒夜錄卷一

九

己之心未嘗無也故曰狂馬不觸木獬犬不自投於河

夫養馬者寢之以牀剝飼之以稻粱而呵叱不及則難於
施羈勒矣飽之以長稽駕之以重載而鞭策必臨則易於
服御矣故曰母之愛子也倍其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

失意之伴徵逐而彌親兩相忘也五礫之場羣遊而不顧
無所欲也故曰榮辱立然後睹所病貨財聚然後睹所爭
強詞奪理非不折人於一時然而強者必怒言弱者必怒

色矣故曰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挾詐行事非不快
意於目前然而墮其術中者必逢人播揚未墮其術中者
必加意設備矣故曰詐偽之道雖今偷可後將無復

儉非富也而食常有餘約非貧也而用常不乏故曰食於

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

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豈不勝於簷雀之啾啾乎夫人不言
言必有中豈不勝於利口之喋喋乎故曰犬不以善吠為
良人不以善言為賢

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我既可召之我亦可却也故曰見妖
而為善則禍不至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臻

使兩人主一家奢儉不知所遵依使兩師教一子學業不
知所適從故曰一則治兩則亂

得勢則為虎失勢則為虜故曰驕之餘卑乞憐於昏夜驕
人於白晝故曰卑之餘驕

南遊而北駕則南愈遠矣入市而攫金則吏必縛之矣故

寒夜錄卷一

十

曰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

白骨似象碇硤似玉魚目似珠鍤石似金故曰很者類知
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慧者類勇而非勇

疾雷一聲而巖穴傾聽鐘鐘一鳴而八音克諧何貴於多
哉故曰軍多令則亂酒多約則辨

變起於倉猝必俟深謀遠慮以定之必不濟矣禍生於肘
腋必俟執兵擐甲以禦之必無及矣故曰知貴卒勇貴突

聞人處困窮輒歛恤不置而說之以周卹卽一毛不肯落
矣見人受屈辱輒義形於色而說之以鉏扶卽縮首不敢

出矣故曰聽言哀者不若見其哭也聽言怒者不若見其
鬪也

良田遍沃野非不多也而吾之需食也曾幾金銀滿窖藏非不多也而吾之需用也曾幾故曰有千歲之食無百歲之壽

材無大小各有所長以耕問婢以織問奴將何以呈能乎故曰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致遠

芝蘭之室必無鮑魚孔孟之門必無盜跖故曰日月不應非其氣君子不容非其類

欲致賢而昵匪人則賢者裹足欲求僇而惑女色則仙道愈遙故曰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

膝前林立可喜也然不能必其皆賢必其皆壽也金錢山積可喜也然營田宅勞我心籌婚嫁勞我心防盜賊水火

寒夜談卷一

二

又勞我心矣黃髮台背可喜也然心則健忘耳則重聽舉動則須扶持有不爲子孫厭之奴婢欺之外人侮之者乎故曰多男子則多患富則多事壽則多辱

場屋之文往往不及平時奏對之語往往不能盡意蓋得失利害之心亂之也故曰以五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

金注者惛

幼而盜母釵鈿長必行竊於隣里少而行竊隣里壯而必剽劫於村墟故曰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挾一月之糧而遠爲萬里之遊至於半途則進退莫適有數椽之資而頓營華麗之屋至於中作則欲罷不能故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

心正則行自端未有有心正而行不端者也理直則氣自壯未有理直而氣不壯者也故曰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惡聲美

與善人處慈愛之心日生與惡人居殘賊之念日起故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公輸之門必無拙匠直臣之室必無憒人故曰近山之土燥近河之土溼

已病熱而冬月啖人以冰已病寒而暑月炙人以火皆以愛之之道害之也故曰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粃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於堂

夫有賢妻中饋理內政修則人必稱其夫之能持家也父有賢子好讀書善會計人必稱其父之能教子也師有佳

寒夜談卷一

三

弟子工詩文取科第人必稱其師之能造就也故曰勤勞在地名一歸於天

容止可觀詩書在口而不知孝弟忠信爲何事乃曰吾儒也可乎哉病必有藥方必有案而不知虛實寒熱爲何症乃曰吾良醫也可乎哉故曰畫者謹毛而失貌射者儀小而遺大

少年好佚遊則老年必勞苦祖父過吝嗇則子孫必奢淫故曰其冬厚則夏熱其陽厚則陰寒

譽不聞於鄉里而欲求遠方之友朋信未孚於家庭而欲重途人之要約此必不得之事也故曰召遠在修近

事父母者竭其力然必責貧子日爲三牲五鼎之供其何

以致之事君者致其身然必責廉臣月有犀珠玩好之貢其何以取之故曰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

恃高才以博科第而云唾手取之往往有老於一矜者矣乘歉歲以積米粟而云數倍坐得往往有過時失利者矣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爲萬里之遊而預期我以歸日能保其不遷延乎過慳吝之友而慨許我以百金能保其無反覆乎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居心不足祥於鬼行事不足義於人而往往有窮富極貴幾疑天道之不可問者豈知福過災生身死尤烈曾幾何時富貴已如秋風之過耳矣故曰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

厚塿也

寒夜談卷一

三

鷓鴣雖十徙巢而聞其聲者無不惡之知必不爲祥也虎狼雖十徙穴而見其形者無不惡之知必不爲利也故曰賈僕妾不出里巷而取者良僕妾也出婦嫁於鄉里者善婦也

說食津津者必口腹是營見財色動者必非義妄取市榮求益者必計銷銖暴殄天物者必無嘗省小事輒怒者必躁當怒轉笑者必奸故曰見虎尾知其大於狸見象耳知其大於牛一節見而百節知也

誅盜賊而盜賊不止無以安其生也戮叛卒而叛卒不止無以得其心也故曰威愈多則民愈不用

與小人居如履薄冰每踐而下故曰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國家如金甌不缺而但有一女子闖豎亂之必至敗壞不可收拾仕宦能不名一錢而但有一蠹役黷吏亂之必至怨讟遍於城鄉故曰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烟焚

父子不以利結而始親夫婦不以勢臨而始愛以勢利而親愛者勢利去則親愛亦失矣故曰結束則解約紐則絕憐貧者之艱於食也而賜之朝食一羊暮食一羊必以飽死矣嫉富人之侈於奉也而限之朝一溢米暮一溢米必以餓死矣故曰鳧脰雖短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

寒夜談卷一

五

位處人下必恨上者之陵我及人處我下則又陵人矣屋在人西必恨東家之潦灌我及我居人東則又灌西矣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吾人也

國之沛恩臣庶家之施惠奴僕將帥之行賞士卒固不可無然必視其事之如何而始加之則懼欣踊躍未有不視爲異數者若頻頻及之偶有不繼則反以爲怨矣故曰一爲賞再爲常三爲固然

陸處之魚相濡以沫水至則各逝矣驚翔之鳥相隨而集驚定則各飛矣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

父之於子也愛之勿而使之勿貌子之於父也視於無形

聽於無聲故曰父子之間其禮朴而不明

西伯善養老而伯夷歸之句踐既滅吳而范蠡去之故曰
可必則越人不疑羿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

黃帝有涿鹿之戰而蚩尤授首夏禹爲塗山之會而防風
伏誅故曰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

終身貧賤以命自安謹愿者皆能之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古今會幾人哉故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

同一弓矢也良民得之以禦盜奸民得之以爲盜同一富
貴也吉人居之則榮身凶人居之則殺身故曰人食晷石

而死蠶食之而不飢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
專諸方與人鬪其怒有萬人之氣而其妻一呼卽還陽由

寒夜叢談卷一

五

力能扛鼎持杖撻妻妻撮其陰仆地氣絕而不能興故曰
牝常以靜勝牡

財取足用而已過多適足以爲患國多財則天下必瘠卿
大夫多財則死亡必至士多財則賄必玷精庶民多財則

盜賊必窺故曰有餘爲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焉者也
子弟必自幼檢束苟以姑息爲愛則不肖者必日習於邪

淫才能者亦日習於放恣而乃誘爲生質可乎故曰十鈞
之弓不得蜚撒則不能自正

遇關繫之事切勿與謀恐事敗必禍及於我逢爭鬪之場
切勿強勸恐遷怒則代人受災故曰長木之斃無不標也

國狗之瘼無不噬也

憑勢位以侵奪田園其破家也可翹足而待挾氣力以魚
肉閭里其殺身也可拭目而觀故曰非義而強其斃必速
託杯酒以交歡而壁後之甲已起重貨幣以賂我而滅國
之計已成古今來墮此阱中者可勝數哉故曰狐卑體而
雉信之故狐必得志而雉必死

寒夜叢談卷一

六

寒夜叢談卷一

寒夜叢談卷二

仁和 沈赤然 梅邨

談禮

居父母之喪有疾則飲酒食肉今人雖無疾亦醉醺飽鮮矣間有於四十九日內不茹葷不飲酒者謂之喪齋雖爲日無多猶存古人不忍其親之意

父母之喪古未有遽寢於牀者三月歲終後柱楣翦屏期年小祥居室寢始有席又期大祥居復寢至中月而禫始牀此孟獻子之比御而不入夫子謂其加於人一等也今人少知禮者尚於四十九日內席草樞旁而寢謂之伴靈不知禮者率安寢如平時欲其不衰經生子得乎

寒夜叢談卷二

父母之喪三日而食粥三月卒哭疏食水飲不食果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間一而禫禫而飲酒此飲食之次第也爲父服斬衰三升爲母疏衰四升卒哭後三升者易以六升四升者易以七升腰去麻經繫葛帶期年而小祥練冠緇緣要經不除又期而大祥素縞冠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黑經無所不佩此衣服之次第也今時非唯無行之者并不復知有是禮矣見開傳喪服四制禮子爲母齊衰父在爲母服期以家無二尊母不能敵父也然心喪仍是三年今時父母皆同蓋自唐武后始又禮婦人爲舅姑服期今時一從其夫自後唐始宋乾德中大理寺尹拙請更爲裁定以右僕射魏仁浦論奏詔從之至

今不改

禮必三日而後斂者一以盡孝子欲復生其親之心一以成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一以待遠親戚之至見開喪暑皆遵是制也然古者喪皆有冰若無冰則設水牀下去席而袒露尸於第簣間使寒氣得通故尸不速壞今時江南土夫家當盛暑時尚知有設水者或附身物已具死之明日卽斂由南方熱甚尸易變動子孫之心不忍令死者爲人憎惡蓋變古而得其宜者也至湖州風俗無論貴賤貧富見病者勢漸危卽爲更易衣袴重綿厚纈暑月亦是未死而適速其死矣及屬纊之後又仍臥尸高樓或複室中延女尼誦經於側燈火燭燄薰灼滿房卽百物咸備親串

寒夜叢談卷二

畢來亦必遵三日之制故當五六月間尸未有不臭人未有不掩鼻者是未腐而適速其腐矣余僑居新市常爲人剴切言之奈習俗相沿牢不可破亦忍矣哉 按喪大記云士之喪二日而殯則二日而斂可知矣士禮尚然況編氓耶

喪服之制今迥非古然如父苴杖用竹取圓而象天爲母削杖用制方以象地此亦事之至易而可遵行者也乃并不復知之卽

知之亦不復有爲之者矣

禮有三年之喪者不弔以其居重喪而弔哭於人哀彼則忘乎親哀在親則弔爲虛僞見戴記三年問今時則不然百日之外雖吉席亦赴矣况於弔乎

記曰忌日不樂至晉桓元改為忌時已極可笑然尚有一時之忌也今人并此一時之暫亦忘之矣

古人期喪亦重故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是名雖為期其實乃十五月今時於三年之喪尚不復存練祥名目況下此者乎見戴禮

古人遠出它國自期至小功皆有稅喪謂日月已過而追服也今人不聞有此惟父母之喪尚從聞計日起即稅喪之義耳

曾子責子夏曰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一也喪而子喪而明爾罪三也可見薄於孝而厚於慈雖賢者不免然

觀其除喪之後彈琴而不成聲又加於顛孫一等齊衰邊坐大功廢業服勤送喪不執紼食於有喪者之側

宋夜談錄卷二

三

而飽滔滔者天下皆然矣而況乎欲以春不相甚不歌望諸里巷之人何可得哉

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見問傳此亦富貴之家可行

若窮檐小戶事必躬親固不得以是繩之也

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子游曰服大功子夏曰服齊衰想當時本無定禮然以子思之不喪出母言之則出母且無服

何有於已嫁之母之子乎此皆古人過于用情處宜後世不聞有此禮

子有妻子之喪父在則父主之統於尊也兄弟有妻子之

喪同居者則各主其喪父母之喪長子為主同父母之兄弟死亦長者為主此禮今時尚然見戴記

奔喪

夫為妻父母總麻見服輕矣然世子不降妻之父母見喪小則輕也而實重矣

士妾有子而為之總無子則已喪服小記今時未有為有子之妾服總者矣有則必羣起而非之笑之甚矣古禮之不可

復也若魯哀公之服齊衰則又失禮之甚者矣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喪服小記以父不主庶子舅不主庶婦故皆得用杖也今時

若祖在而庶孫為父杖父在而庶子為妻杖語人曰禮在則然方且不能自解於家庭況他人乎

為君母後者言無適子而庶子為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即從服者所從亡則已之義也喪服小記此禮唯古人之後世

庶子為君母之黨服與適子同不聞以存亡異也又為母之君母母之適也母卒則不服喪服小記此禮亦唯古人之後

宋夜談錄卷二

四

世子為母之父母服亦不聞以存亡異也似較古禮為嚴女君死則妾為女君之黨服雜記則存時更可知也今時不

聞有此禮喪者不遣人雜記從父昆弟以下亦必卒哭後方可言居喪不為禮也今時則親朋應酬在一月之內亦餽餉如平時

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蓋指無子者丈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勿主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

里尹主之或曰主之而耐於夫之黨雜記今時亦是族人主喪無族人則妻黨主之而耐於夫之黨此禮未變也惟四

隣及里尹主喪絕無其事

父有服官中子居者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聲之所聞又加

近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尤近大功將至辟琴瑟

有大功服來者則為記小功至不絕樂按今時父母有服

而不與樂不舉樂者已鮮矣若妻則行所無事况肯為他

人有大功者而辟琴瑟乎即身服大功之人其家本未嘗

禁音樂又焉知它人之當為彼辟琴瑟乎而概欲以古禮

責之難矣

古所謂繼父者母之後夫也儀禮同居者齊衰不杖期不

同居者齊衰三月愚謂同居者必隨其母而嫁者也尚有

衣食養之恩為之服可也若不同居者曾與已何親而

可謂之父又可為之服乎此禮今不聞

父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蓋喪無二主統於所尊

也今時父無復為子杖者即賓客來弔亦止令孫答拜惟

喪帖中尚書杖期兩字至母為長子削杖姑在為夫杖更

無知之者矣

檀弓妻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祖免哭踊父

在哭於妻之室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今時無此禮惟甥

為舅服功較重於古之總耳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笑不至矧怒不至置

而後世有妄為充喜之說乘疾革時娶妻者矣父母始死

惻怛之心痛疾之意傷腎乾肝焦肺而後世有妄為借吉

喪禮卷二

五

之說易衰麻以合吞者矣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

既殯朝一溢米暮一溢米而後世有妄為餽孝之說而醉

饌飽鮮者矣見檀弓及問喪

三年之喪未葬服不除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

既葬而除之見孔子今則二十七月之後即未葬者無不變

服惟於懸窆時始一服其所除之服而已葬訖即止至期

大功之喪并不復有是禮矣

古人哭亦有節斬衰之哭若往而不反齊衰之哭若往而

反大功之哭三曲而哀見問蓋其服變其聲亦變非如今

人之漫無區別也故弁人之孺子泣者孔子聞之曰哀則

衰矣而難為繼

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女斬

衰而弔既葬而除之見會今時壻尚有往弔女者然亦止

素衣冠而已至女往弔壻絕不復聞此事惟誓不另嫁竟

赴夫家守志者有之

人始死則置於地欲其得地氣而生也至復而不生仍襲

於牀今時無行之者

古人死有升屋號復之禮而無招魂之葬後世有招魂之

葬而無升屋號復之禮

古者掘中雷之地為坎架牀於上以浴尸欲其潔也今人

惟牀上以布拭之而已用毀竈之壁以綴足取其暖也今

人惟為寬輶大襪以強納之而已

喪禮卷二

六

又古人浴尸必令四人抗衾以蔽尸男用男子女用婦人浴竟則翦爪甲納餘水於坎今時不復知有抗衾之禮亦不更翦爪甲但稍櫛髮而已喪大記

人死後復楔齒以角櫛柱齒綴足用燕几拘尸飯實米貝令得飯含足令直著屨設飾尸也帷堂設帷上凡六事一時並作見禮今帷飯含一事猶存古意設飾帷堂亦俟斂時始備楔齒綴足二事絕

不聞矣始死之奠即今吾鄉所謂倒頭羹飯也古人奠以閣餘閣者以板為之所以度飲食之物大夫七十而有閣人死即取閣中所餘脯醢為奠蓋不忍棄其舊物也今時但進以素食必至四十二日方陳葷血謂之開齋

古所謂小斂者尸沐浴著衣畢乃輶之以冒不使人見其尸形再用布絞束之縮者一橫者三裏以複衾至大斂又以布絞束之縮者三橫者五裏以複衾君大夫與士同所異者衾有用錦用縞用緇之別衣有百稱五十稱三十稱之分耳見雜記今時送死艸艸而南方尤甚富貴者尚用絲綿束體外裹以複衾餘則冠服之外藉以幅褥覆以幅被而已相習成風即衣工亦不復知有絞衾之式良可歎也

今人以平居所落齒髮及翦存手爪藏置一處至死後悉納之棺即喪大記所云君大夫髻也亂髮爪實於緣音角棺內之四也中士埋之是也然古惟君大夫則然今則人人如是矣

古者棺不用釘以皮縱橫束之棺蓋合縫處則連之以衽衽者小要也今俗名定勝天子之棺束縮二橫三衽每束一諸侯三衽三束大夫士皆二衽二束今時士大夫棺不聞有用束者衽惟作暗樁者間或用之見禮記

古人之殯棺在坎中恐蚍蜉侵尸故必用熬熬者以火燭穀令熟置之棺旁使蚍蜉聞香來食庶不侵尸也故曰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見喪大記然古者葬有定期故可行此法若今時江浙風俗殯而不葬者近或數年遠則二三十年且又殯在郊塋一歲之中唯春秋奠醢豈能復為死者計乎乃嘆古人用心周至斷非後世可及古者葬必有碑碑皆有孔天子用大木為碑謂之豐碑諸

侯樹兩大木謂之桓楹見喪大記天子六緯四碑諸侯四緯二碑士二緯無碑禮記蓋穿繩於碑孔以下棺者臣子因於其上紀功德又廟門內繫牲者亦謂之碑此外無所謂碑之說也自秦漢以來始易以石刻文其上樹之冢墓間後世因之然有螭首圭首龜趺方趺之分用碑用碣用壙誌之異觀唐六典明會典可知矣

古人葬有一定之向故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禮記自後世堪輿之說行於是乎東西南北惟吉之從而不復有定向矣

古始死作重至虞祭乃作主而徹重埋之今人但知有主而已又喪主用桑藏主用栗今人惟以櫨木為之無喪主